

【特別報導】

佛光山抄經堂

妙懿

佛光山抄經堂堂主

一、前言

佛光山修持中心的建立，乃佛光山開山大師有鑑於多年來，佛光山的僧眾平時努力弘法，信徒一向發心護持，而佛光山的僧俗二眾，閒暇欲進修用功時，卻苦無一處具多種功能的修持殿堂可用。另一方面，亦因時下台灣社會瀰漫拜金風氣，道德人心迷失低落，急需拯救。故特別建立修持中心，以長年舉辦禪坐、念佛、抄經等行門修持，來增進僧俗二眾的心地工夫，期能改善社會風氣，淨化社會人心，為我們的社會、國家、世界略盡棉薄之力。

佛教行門之一的抄經，有時亦稱為寫經，即是最虔敬的心來抄寫佛經。抄經約起源於西元前一、二世紀，初期寫經的材料，大多使用貝多羅葉，後來漸漸有素帛、金鑠、槐皮、樺皮、竹帛、紙等；書寫之用具，則有筆墨、棘刺等。古代寫經遺品中，最常見者為貝葉，如現存之梵語原典即多以貝葉書寫；較晚則以紙、墨書寫[註 1]。

中國書法源遠流長，幾乎是中國傳統文人共同的精神素養。它不但是體現中國藝術，最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形式之一，亦是東方文化特有的一項藝術瑰寶，可說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。中國書法從形象藝術的角度來看，它能以豐富多彩的形象，反映生命，表達心靈深處的感受，所以它是一種對人身、心兩方面均極有益處，能感動人心的藝術。書法作品不但有極高的藝術價值，從實用價值的角度來說，用途更廣。因此在中國，自東漢開始翻譯佛經之同時，即有筆墨書寫之經典。譯成之經文大多由筆受者等直接以筆墨書寫下來，其後復因為流布經典，更將譯文輾轉書寫，由是，寫經之風，大為盛行。

二、抄經與佛教的流傳

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，在政治、文化、思想、信仰等方面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佛經的流傳，更是深廣長遠的影響了中國的文學與藝術。由於佛教初傳中國時，印刷術尚未昌明，佛經的弘傳流通，只得靠紙墨抄繕，所以與中國書法結下不解之緣。佛經與書法藝術結合之後，不但書法創作的題材更寬廣，內容更豐富，意境更提昇；而且佛法的傳播也因此而更快速、普遍。[註 2]

隨著佛教的傳播與發展，佛經圓融精妙的思想、精美優雅的語言文句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文人墨客乃至帝王將相等抄寫流傳佛典。從六朝、隋、唐到宋、元、明、清以及近代、現代，均有不少寺院僧侶是有名的書法家，以抄經為媒介，接引文人、士子皈依佛教；而士大夫、文人又以書法抄經酬謝助揚佛法，所以產生了不少抄經的書法名作。如王羲之書《佛遺教經》；唐邕書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；張旭書《心經》；柳公權書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等；智永禪師書《千字文》；南唐後主李煜書《心經》；蘇軾書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楞伽經》、《圓覺經》；黃庭堅書《文益禪師語錄》；柳閱書《楞嚴經》；蘇過書《金光明經》；宋高宗書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；趙孟頫書《金剛經》、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、《妙法蓮華經》；林則徐書《阿彌陀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大悲咒》、《往生咒》等；歐陽漸書《心經》；溥心畬書《金剛經》及其他血書經典；弘一大師書《華嚴經》、《心經》等等[註 3]。

經典的抄寫並非易事。抄經者出於對佛法的虔誠和對佛經的崇敬，必須十分虔誠慎重，因此抄寫的佛經書體一般呈現出熟練、持重、嚴謹、自然的風格面貌。所以六朝以來，大的寺院盛行建造經樓以珍藏寫本經卷。據現存記載的粗略統計，僅從陳武帝（五五七）令寫一切經十二藏起，至唐高宗顯慶時（六五六）西明寺所寫一切經為止的一百年間，皇室和民間的寫經就達八百藏之多。寫經事業大約一直延續到南唐保大年間（九四三—九五七）才終止。可惜的是，這批辛辛苦苦抄寫成的藏經絕大部分沒有流傳下來。現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六朝隋唐寫經，雖然已是殘篇零卷，也堪稱舉世的瑰寶了[註 4]。

三、抄經是修行培福之道

(一)抄經的功德殊勝
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云：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，若復有人，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，何況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為人解說。」[註 5]

《辯中邊論》卷三中，提出書寫、供養、施他、諦聽、披讀、受持、開演、諷誦、思惟、修習[註 6]等十種受持經典的方法。無著菩薩也說抄經有五種功德：可以親近如來；可以攝取

福德；亦是讚法亦是修行；可以受天人等的供養；可以滅罪。所以抄經被認定是受持經典很好的方法之一。

在《金剛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藥師經》，乃至《地藏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、《無量壽清淨平等覺經》等等諸多重要大乘經典中，都明示書寫佛經、受持讀誦、廣為傳播，有極大的功德。因此，從六朝以後各朝代都有非常多的虔誠佛教信仰者，包括出家僧人和帝王、官吏、宮人、士大夫、平民等在家居士，為了弘揚傳播佛法而寫經；或者為了祈福、報恩、布施、超薦亡人而寫經。例如明代的明勳法師，未出家前為中書舍人，一日忽患人面瘡，痛不可忍。後來由於書寫《金剛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，及《三昧水懺》，遂使疾患不藥而癒。又如宋代溫州參軍，書寫《金剛經》一卷，恭入佛殿供奉，於乘舟涉海還鄉途中，雖遇風難，而能平安抵達到岸。[註 7]日本弘仁九年（八一八）春，日本國中疫病流行，死者不計其數。嵯峨天皇深感痛心。後因弘法（空海：七七四—八三五）大師上奏，以一字三禮竭誠之心抄寫《般若心經》，在《般若心經》淨書完成之際，立刻有了靈驗，疫病即時被控制，全國歡喜之聲遍及大街小巷。之後為了解救國家的災變、民生的疾苦，後光嚴、後花園、後奈良、正親町、光格等五位日本天皇，亦舉行寫經。這些抄寫的經文與《般若心經》一同被奉祀於大覺寺的心經殿中。從此日本全國人民傾心於《般若心經》的抄寫奉祀。

(二)抄經的修持功能[註 8]

抄經即是藉著抄寫經書來淨化心靈，所以抄經是一種修行，藉著抄經也能實踐六波羅蜜。抄經與人結緣，不但是弘傳佛法；如果將抄經功德迴向給眾生，亦是最好的布施。抄經時將整個身心都投入其中，此時身、口、意業，全與佛法相應，即是持戒。又抄經是將經文一字一字慎重地抄寫下來，所以必須以正式的書法字體抄寫，不但要字體工整，又要注意不可寫錯字，不要有脫漏或重覆的情形。寫完後，再校對一次，若有錯處再予以訂正。無論是抄寫心經或其他佛經，儘可能整卷一氣呵成，不可半途而廢。這些對初學者而言，即使是像《般若心經》這樣短的經文，要用毛筆寫得工工整整，也是非常辛苦，必須相當有耐力才能完成的，所以從這當中即是忍辱修持的訓練。

抄經的書法作品除了講究正確外亦要有美感。因此必須一心一意一字一句不斷地練習，才能將經書寫得工整、完美。如果把抄經當成每日修行的功課，時時刻刻保存一個信念：要持之以恆，即使每日只進步一點點，也要自己的字一天比一天漂亮，筆法一日較一日正確，如此必然能培養長期的精進心。

抄經應該是一字一佛，將每一尊佛都印入心中。用最虔敬的心抄寫佛經，投入身心之全部力量，將整個身心都投入其中，所以較能集中精神。一個人集中精神後，就不容易為外界所動搖，進而能斷除各種雜念，使心境清淨平和，由一心一念轉為無心，達到一心不亂的境界。能一心不亂，則無論做任何事，必然能發揮無限潛力，同時我執及因我執所生的煩惱，

也能一一除盡。因此，用心抄經就是在一筆一畫中當下醒悟，反覆地體驗「禪定」，並藉此逐漸地接近佛。

藉著持續不斷地抄寫經書，的確能達到修行的目的，但是若只抄寫而不瞭解經文的內容，則難免有空洞乏味之感，不能體驗法喜充滿的意趣。如果能同時藉學習瞭解經文的意義，探索其深遠的教理，那麼經典雖古猶新，佛菩薩也彷彿隨時與我們同在。隨著抄寫經文並學習經典，瞭解其中內容的過程，心境能逐漸與佛法相契合，如此一方面可以增加抄經的興趣與意願；另一方面則可以使我們身心受束縛的妄念，惑亂我們身心的貪、瞋、癡三毒煩惱，漸漸調伏放下。在心地法門努力過程中進步可能較慢，但因為心不受任何事物拘束，內心猶如明鏡般清澈，能透視的不僅是事物的表面現象或內裡，就連原因與整體的真實面都能洞悉無遺，因此才能作適切的判斷，有辦法在事理上活用正知正見，提高般若智慧。

對中國佛教徒而言，中國書法藝術是固有的國粹，可以端正身心，怡情養性；而佛教經典中，字字珠璣的文字般若，更是增長智慧、淨化心靈的重要泉源，書法寫經結合了兩者的優越特質，所以被認為是自我修行絕佳之道。抄經不但可以達到個人自我修行目的，亦能祈願迴向親友、眾生得到身心平安吉祥，同時具有助揚佛教弘傳之功，功德非常殊勝。又由於抄寫佛經在傳播和弘揚佛法上有著不受場地、財物等限制的優勢條件；同時抄寫經典的人也可積累很大的功德福報。抄經實為自利利人的善舉，因此，古來不少很有名望的高僧大德不但自己抄經，也鼓勵佛教徒抄寫佛教經典。著名律宗大德弘一法師云：「夫耽樂書術，增長放逸，佛所深誡。然研習之者能盡其美，以是書寫佛典，流傳於世，令諸眾生歡喜受持，自利利他，同趣佛道，非無益也。」

佛弟子除了以墨水抄經之外，有些甚至以刺血寫經的方式來作修持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云：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言常隨佛學者，如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，從初發心精進不退，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，剝皮為紙，析骨為筆，刺血為墨，書寫經典，積如須彌，為重法故，不惜身命。」[註 9]

星雲大師在回憶早期生活時提到：「就讀佛學院時，為了磨鍊身心，我曾效法古德，以各種方式來刻苦自勵：在過午不食期間，我體悟到精神超脫的法喜甚於口腹貪求之欲；在刺血寫經時，我感受到自己與佛陀血肉相連，與眾生心心相繫……」[註 10]除此之外，紐約光明寺壽冶老和尚曾在五台山駐錫修行，他為祈求明白華嚴的境界，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發心刺血寫《華嚴經》，以血代墨，每天寫千字左右。[註 11]廣州深圳弘法寺本煥老法師一九三八年，發願刺血寫經，先後抄完《楞嚴經》十卷、《地藏經》三卷、〈普賢行願品〉等十九卷，共二十餘萬字。[註 12]根據《弘贊法華傳》中記載：

比丘尼練行，河東人也。……常誦法華，志欲抄寫。訪工書者一人，數倍酬直，別為淨室，莊嚴中表。經生，一起一沐，燃香薰衣。仍於寫經之室，鑿壁通外，加一竹筒。令寫經人，每欲出息，輒含竹筒，吐氣壁外。寫經七卷，八年乃畢。供養嚴重，盡其恭敬。[註 13]

弘一大師在〈莊閑女士手書法華經序〉中說：

十法行中，一者書寫。考諸使傳，魏唐之際，書寫經典，每極殷誠。先修淨園，遍種樹，香草名花，間雜交植，灌以香水。楮生三載，香氣四達。乃至村瓦，悉渥香湯。堂中莊嚴，幡旗鈴珮，周布香花，每事嚴潔。書寫之人，日受齋戒。將入經室，夾路焚香，梵唄先引，散華供養，方乃書寫。香汁合墨，沈檀充管，下筆含香，舉筆壯氣。逮及書就，盛以寶函，置諸香廚，安於淨室。有斯精誠，每致靈感。[註 14]

由上面二段引文中，我們可以看到，佛弟子寫經時是非常講究、極其慎重的，從抄經堂外面環境莊嚴淨化，到寫經者的心境對佛經的恭敬與外淨化都要求得很嚴格。這些對忙碌的現代人來說，不太容易做到。現代的佛教徒，雖然在外相上沒有如此講究，但內心的虔誠是一樣的。從下面的一篇寫經發願文中，我們可以感受到：

我今天以恭敬虔誠的心書寫經文，我用來寫經的水是大悲智慧之水，墨是去除煩惱的定墨，將這二者合而為一，祈望將經文的實相法身寫出來，將佛法的真理，藉由文字表現出來，如此一來這些文字就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諸佛甚深的秘藏，也是如來三身真實的顯現。祈求藉由此項修持，幫助我進入悟境，實踐六度法門；藉由此項修持所具足自行、化他的功德，將我與一切眾生導向修行，讓我與一切眾生能夠消滅過去所造的種種罪業，臨終時能夠心不顛倒，具足正念，往生淨土，趨證菩提。[註 15]

四、關於佛光山抄經堂

佛光山抄經堂乃佛光山三個修持中心之一，設立於一九九四年。其設立目的除了提供廣大信眾及來山遊客一處修心養性、深入經藏、增長智慧之多功能修持殿堂外，更重要的是為了落實佛光山「以文化弘揚佛法」的宗旨。

佛光山抄經堂位於大雄寶殿右側的西淨二樓，是一處冬暖夏涼的莊嚴殿堂。右邊窗外俯眺成佛大道，每日清晨隱隱約約可聽聞到從大雄寶殿傳出的誦經聲；左邊窗外是一大片竹林掩映的歷史公園，花木扶疏、鳥聲唧唧。坐在抄經堂內造型典雅的桌椅中，伴著縷縷上昇的淡淡檀香，觀看窗外一片綠意盎然，感覺心中一片寧靜。這一個清淨、明亮、舒適的修持地方，可容納八十人同時抄經。星期二到星期日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對外開放，免費提供給來山信眾隨喜參加抄經，也歡迎學校團體使用。

除了幽雅清靜的環境外，抄經堂內提供筆、墨、硯台等文房四寶及字帖，為只能作短暫停留的信徒提供了名家書寫之楷書心經、隸書心經、大悲咒；普賢十大願、佛光菜根譚、佛光人工作信條等浮水印刷宣紙，讓來者可直接在上面臨摩，亦為有較長時間的信徒準備有各種經典，及空白宣紙。另外，還有法師解說抄經的意義，及抄經的程序。

佛光山抄經堂抄經的程序如下：

1.抄經前自行靜坐，合掌默念：

(1) 佛陀聖號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（三稱）。

(2)開經偈：

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；

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

2.靜心虔誠抄經

3.抄經完畢，合掌默念：

(1)三皈依文

自皈依佛，當願眾生，體解大道，發無上心。

自皈依法，當願眾生，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。

自皈依僧，當願眾生，統理大眾，一切無礙。

(2)回向偈（可任選其一）

慈悲喜捨遍法界，惜福結緣利人天，
禪淨戒行平等忍，慚愧感恩大願心。

抄經結法緣，抄經增智慧，
抄經得安樂，抄經獲吉祥。

現代人雖然很難有時間專心於書法，然而在物質文明發達、精神文明缺乏的時代裡，以佛法淨水來蕩滌俗塵，以書法來怡情養性，以抄經來轉化心情，平衡一下生活情緒，不失為明智的抉擇。佛光山抄經堂，歡迎您上山禮佛抄經。

【註釋】

[註 1] 參見《佛光大辭典》，第五九七九頁。

[註 2] 參見《佛教叢書(八)·教用》，第三八七頁。

[註 3] 引自〈佛教對書法藝術的保存與傳播〉。

[註 4] 《香港佛教》第四八五期，〈編纂佛典史話〉。

[註 5] 引自《大正藏》第八冊，第七五〇頁下。

[註 6] 引自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一冊，第四七四頁中。

[註 7] 參見同 [註 2]，第三八八頁。

[註 8] 參見森鄉水，《寫經入門》，第十四—十七頁。

[註 9] 引自《大正藏》第十冊，第八四五頁中。

[註 10] 引自《往事百語(三)·皆大歡喜》，第一二七頁。

[註 11] 《美佛慧訊》第五十九期，〈五台山漫遊〉。

[註 12] 《溫暖人間》第六十三期。

[註 13] 引自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第四十三頁中。

[註 14] 引自李蕭錕，《靜心寫經》，第八十三頁。

[註 15] 同 [註 8]，第三十頁。

【參考書目】

1. 森鄉水，〈《寫經入門》〉（三豐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）。
2. 李蕭錕等著，〈《靜心寫經》〉（台北：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一年）。
3. 慈怡等編，〈《佛光大辭典》〉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）。
4. 星雲編，〈《佛教叢書·教用》〉（高雄：佛光山宗務委員會，一九九八年）。
5. 星雲，〈《往事百語(三)·皆大歡喜》〉（高雄：佛光山宗務委員會，一九九九年）。
6. 網路資料
 - (1) 〈略談中國漢傳佛教書法與佛教傳播〉
<http://go2.163.com/xgzy/wenzhang/wangjie/xilian.html/>
 - (2) 〈佛教對書法藝術的保存與傳播〉
<http://www.jcedu.org/index0.htm/>